

30

青少年版
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资治通鉴

文白对照

故事精编

卷二百二十一至卷二百三十



04.3

-30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30

文白对照

資治通鑑

故事精编

卷二百二十一——卷二百三十
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责任编辑:李 清
封面设计:赵冀江

文白对照《资治通鉴》故事精编(青少年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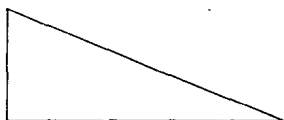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出 版: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发 行: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
开 本: 32
印 张: 140
字 数: 3365 千字
版 次: 1998年1月第1版
印 次: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: 1—6000册

书 号: ISBN 7-225-01472-2/Z·80
定 价: 168.00元(全35册)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目 录



唐肃宗上元元年 … (1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·唐纪三十八

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下 …… (5)

唐肃宗上元二年 … (5) 唐肃宗宝应元年 …… (10)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…… (19)

唐代宗广德元年 … (19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·唐纪四十一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…… (21)

唐代宗大历十二年… (21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·唐纪四十二

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 …… (23)

唐德宗建中元年 … (23) 唐德宗建中三年 …… (33)

唐德宗建中二年 … (29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八·唐纪四十四

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三 …… (52)

唐德宗建中四年 … (52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九·唐纪四十五

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 (79)

唐德宗建中四年 ... (79) 唐德宗兴元元年 (94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·唐纪四十六

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五 (102)

唐德宗兴元元年 ... (102)

上元元年

上皇爱兴庆宫，自蜀归，即居之。上时自夹城往起居，上皇亦间至大明宫。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、内侍监高力士久侍卫上皇；上又命玉真公主、如仙媛、内侍王承恩、魏悦及梨园弟子常娱侍左右。上皇多御长庆楼，父老过者往往瞻拜，呼万岁，上皇常于楼下置酒食赐之；又尝召将军郭英义等上楼赐宴。有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，上皇命玉真公主、如仙媛为之作主人。

李辅国素微贱，虽暴贵用事，上皇左右皆轻之。辅国意恨，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，乃言于上曰：“上皇居兴庆宫，日与外人交通，陈玄礼、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。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，皆反仄不安，臣晓谕不能解，不敢不以闻。”

唐肃宗上元元年(庚子，公元760年)

玄宗喜欢兴庆宫，所以从蜀中返回长安后，就一直居住在兴庆宫中。肃宗经常从夹城中去问候请安，玄宗有时也到大明宫中来看望肃宗。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长期侍奉保卫玄宗。肃宗又命令玉真公主、如仙媛、内侍王承恩、魏悦以及梨园弟子等经常在玄宗左右，以使他欢娱。玄宗经常登临长庆楼，经过的父老百姓看见后，往往驻足下拜，并高呼万岁，玄宗就在楼下设置酒宴赏赐他们。玄宗又曾经把将军郭英义等召上楼宴请他们。有一次，剑南道来京师奏事的官吏经过，在楼下向玄宗拜舞，玄宗就命令玉真公主与如仙媛设宴招待。

宦官李辅国出身贫贱，后来虽然飞黄腾达，在朝中专权用事，但玄宗左右的人都瞧不起他。李辅国心中怀恨，并且想建立奇功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就对肃宗说：“上皇居住在兴庆宫中，每天都与外面的人交结，特别是陈玄礼与高力士谋划不利于陛下的事。现在禁军的六军将士都是在灵武拥立陛下即位的元勋功臣，他们都议论纷纷，心中不安，臣虽然多方给他们解

上泣曰：“圣皇慈仁，岂容有此！”对曰：“上皇固无此意，其如群小何！陛下为天下主，当为社稷大计，消乱于未萌，岂得徇匹夫之孝！且兴庆宫与闾阎相参，垣墉浅露，非至尊所宜居。大内深严，奉迎居之，与彼何殊，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。如此，上皇享万岁之安，陛下有三朝之乐，庸何伤乎！”上不听。兴庆宫先有马三百匹，辅国矫敕取之，才留十匹。上皇谓高力士曰：“吾儿为辅国所惑，不得终孝矣。”

辅国又令六军将士，号哭叩头，请迎上皇居西内。上泣不应。辅国惧。会上不豫，秋，七月，丁未，辅国矫称上语，迎上皇游西内，至睿武门，辅国将射生五百骑，露刃遮道奏曰：“皇帝以兴庆宫湫隘，迎上皇迁居大内。”上皇惊，几

释，但他们不听，所以不敢不向陛下报告。”肃宗听后痛哭流涕地说：“父皇仁慈，怎么会有那种事呢！”李辅国又说：“上皇固然不会做那种事，但在他周围的那些小人就难说了！陛下是天下的君主，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，消除内乱于未萌芽之时，怎么能够遵从凡夫之孝而误了国家的大事呢！再说兴庆宫与坊市居民相混杂，宫墙低矮，不是上皇所应该居住的地方。皇宫内戒备森严，如果把上皇迎进来居住，与兴庆宫没有什么不同，而且还能够杜绝那些小人蛊惑上皇。这样，对于上皇来说可以享受终身之安，对于陛下来说可以一日三次去请安问好，有什么不好呢！”肃宗不答应。兴庆宫原先有马三百匹，李辅国就假称有诏书命令取走了这些马，仅留下十匹。玄宗对高力士说：“我的儿子听信了李辅国的谗言，不能够对我始终尽孝了。”

李辅国又命令禁军六军将士在肃宗面前号哭叩头，请求将玄宗移居到太极宫内。肃宗哭泣不应。李辅国感到惧怕。这时适逢肃宗身体有病，秋季，七月丁未（十九日），李辅国就率领殿前射生手骑兵五百，手持出鞘的刀拦住道路上奏说：“皇上说兴庆宫低卑狭

坠。高力士曰：“李辅国何得无礼！”叱令下马。辅国不得已而下。力士因宣上皇诰曰：“诸将士各好在！”将士皆纳刃，再拜，〔呼〕万岁。力士又叱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鞍，侍卫如西内，居甘露殿。辅国帅众而退。所留侍卫兵，才堪老数人。陈玄礼、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能留左右。上皇曰：“兴庆宫，吾之王地，吾数以让皇帝，皇帝不受。今日之徙，亦吾志也。”是日，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上，请罪。上又迫于诸将，乃劳之曰：“南宫、西内，亦复何殊！卿等恐小人荧惑，防微杜渐，以安社稷，何所惧也！”刑部尚书颜真卿首帅百寮上表，请问上皇起居。辅国恶之，奏贬蓬州长史。

癸丑，敕天下重校钱皆当三十，如畿内。

丙辰，高力士流巫州，

小，让我们来迎接上皇迁居到皇宫内。”玄宗听后十分惊恐，差一点坠下马背。这时高力士说：“李辅国，怎么能如此无礼！”并且责骂令他下马。李辅国不得已，只好下马。然后高力士宣读玄宗的诰命说：“诸位将士不要无礼！”于是这些将士都收起刀，拜了两拜，高呼万岁。高力士又斥责李辅国，让他与自己一起拉着玄宗的马缰绳，护卫到了太极宫，居住在甘露殿。李辅国这才领着将士退走。留下的侍卫兵只有老弱病残数十人，陈玄礼、高力士以及过去的宫人都不能够留在玄宗身边。玄宗说：“兴庆宫本是我封王时居住地，我曾经多次要求让给皇帝，但皇帝不接受。现在迁出去也是我的心愿。”当天，李辅国即与六军将领身着白衣服去见肃宗请罪。肃宗因为迫于诸位将领的压力，就慰劳说：“上皇居住在兴庆宫或太极宫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！你们恐怕那些小人蛊惑人心，防微杜渐，是为了安定国家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！”刑部尚书颜真卿首先率领百官上表，请问玄宗的起居饮食，遭到李辅国的忌恨，就上奏把颜真卿贬为蓬州长史。

丙辰(二十八日)，将高力士流放

王承恩流播州，魏悦流溱州，陈玄礼勒致仕；置如仙媛于归州，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。上更选后宫百余人，置西内，备洒扫。令万安、咸宜二公主视服膳；四方所献珍异，先荐上皇。然上皇日以不悌，因不茹荤，辟谷，浸以成疾。上初犹往问安，既而上亦有疾，但遣人起居。其后上稍悔寤，恶辅国，欲诛之，畏其握兵，竟犹豫不能决。

到巫州，王承恩流放到播州，魏悦流放到溱州，陈玄礼被勒令退休。又把如仙媛安置到归州，玉真公主出宫居住在玉真观内。肃宗另挑选了后宫中的一百余人，安置在太极宫内，打扫庭院。并命令万安公主与咸宜公主侍候玄宗的服饰饮食。对于全国各地所进献的美味佳肴，肃宗都先让送给玄宗品尝。但是玄宗的心情越来越不好，又因为不吃鸡鸭鱼肉，修炼辟谷方术，所以逐渐患了疾病。肃宗开始时还去问候请安，不久肃宗也患病，只派人去问候日常生活。后来肃宗逐渐有所悔悟，怨恨李辅国，想要杀掉他，但又畏惧他手握兵权，犹豫不决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·唐纪三十八

起重光赤奋若，尽昭阳单阙六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※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下 ※

上元二年

或言：“洛中将士皆燕人，久戍思归，上下离心，急击之，可破也。”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信然，屡言于上，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。光弼奏称：“贼锋尚锐，未可轻进。”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，勇而愎，麾下皆蕃、汉劲卒，恃功，多不法，郭子仪宽厚曲容之，每用兵临敌，倚以集事；李光弼性严，一裁之以法，无所假贷。怀恩惮光

唐肃宗上元二年（辛丑，公元761年）

有人说：“洛中的将士都是燕地人，因长期戍守洛中，都思归故乡，军中上下离心离德，这时攻击他们，就可以将他们打败。”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确是如此，多次在肃宗面前提到此事，于是肃宗命令李光弼等人去攻取东京。李光弼上奏说：“贼军士气还很盛，不可轻举冒进。”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生性勇敢，但刚愎自用，他的部下都是蕃、汉劲旅，他们依仗有功，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郭子仪对他们宽仁厚待，委曲包容，每次在临敌用兵之际，都依靠他们成事。而李光弼生性严厉，将他们一一绳之以法，决不宽容。仆固怀恩害怕李光弼，内心又十分厌恶他，便附和鱼朝恩的意见，说东京

弼而心恶之，乃附朝恩，言东都可取。由是中使相继，督光弼使出师，光弼不得已，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，与怀恩将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。

戊寅，陈于邙山。光弼命依险而陈，怀恩陈于平原，光弼曰：“依险则可以进，可以退；若平原，战而不利则尽矣。思明不可忽也。”命移于险，怀恩复止之。史思明乘其陈未定，进兵薄之，官军大败，死者数千人，军资器械尽弃之。光弼、怀恩度河走保闻喜，朝恩、伯玉奔还陕，抱玉亦奔河阳走，河阳、怀州皆没于贼。朝廷闻之，大惧，益兵屯陕。

史思明猜忍好杀，群下小不如意，动至族诛，人不自保。朝义，其长子也，常从思明将兵，颇谦谨，爱士卒，将士多附之；无宠于思明，思明爱少子朝清，使

可以攻取。因此，中使一个接着一个，督促李光弼出师，李光弼迫不得已，派遣郑陈节度使李抱玉镇守河阳，自己与仆固怀恩率领军队会合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。

戊寅（二十三日），官军在邙山布阵。李光弼下令军队依据险要地形布阵，当时仆固怀恩在平原地带布阵，李光弼对他说：“依据险要地形布阵，可以进攻，也可以退守；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，交战不利就全完了。我们不能小看史思明这个人。”便命令军队转移到险要的地方布阵，但仆固怀恩又制止了这种做法。这时，史思明乘官军阵势还没有布署完毕，发兵进攻，结果官军大败，死了数千人，军资器械全部丢弃。李光弼、仆固怀恩渡过黄河，退保闻喜，鱼朝恩、卫伯玉逃回陕州，李抱玉也放弃河阳城逃跑，于是河阳、怀州都落入叛军之手。朝廷得知此事，大为惊恐，便增兵驻守陕州。

史思明猜忌残忍，好杀无辜，部下稍不如他的意，动辄就诛杀全族，因而人人都不能自保。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，经常跟随史思明带兵，比较恭谦谨慎，爱惜士兵，将士们多归心于他，但史朝义不受史思明的宠爱。史思明偏爱小儿史朝清，派他镇守范阳，时

守范阳，常欲杀朝义，立史朝清为太子，左右颇泄其谋。思明既破李光弼，欲乘胜西入关，使朝义将兵为前锋，自北道袭陕城，思明自南道将大军继之。三月，甲午，朝义兵至礓子岭，卫伯玉逆击，破之。朝义数进兵，皆为陕兵所败。思明退屯永宁，以朝义为怯，曰：“终不足成吾事！”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。戊戌，命朝义筑三隅城，欲贮军粮，期一日毕，朝义筑毕，未泥，思明至，诟怒之，令左右立马监泥，斯须而毕。思明又曰：“俟克陕州，终斩此贼。”朝义忧惧，不知所为。

思明在鹿桥驿，令腹心曹将军将兵宿卫；朝义宿于逆旅，其部将骆悦、蔡文景说朝义曰：“悦等与王，死无日矣！自古有废立，请召曹将军谋之。”朝义俯首不应。悦等曰：“王苟不许，悦等今归李氏，王

常想杀掉史朝义，立史朝清为太子，史思明的随从对他的打算颇有泄露。史思明已经击败李光弼的军队，想乘胜西进入关，便派遣史朝义率兵作为前锋，自北道袭击陕城，史思明亲率大军自南道进攻。三月甲午（初九），史朝义军至礓子岭，遭到唐军卫伯玉的反击而失败。史朝义数次进攻，均被卫伯玉打败。史思明退兵驻守永宁，以为史朝义临阵胆怯，说：“史朝义终究不能成就我的大事！”想要按军法斩杀史朝义及诸位将领。戊戌（十三日），史思明命令史朝义修筑三隅城，打算贮存军粮，限期一天修完。史朝义修筑完毕，尚未抹泥，史思明来到，大肆怒骂史朝义，命令随从骑在马上监督抹泥，片刻之间完成。史思明又说：“等攻克陕州，终究要杀掉这坏蛋。”史朝义十分忧虑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史思明在鹿桥驿，命令心腹曹将军率军值宿警卫。这时史朝义在旅馆住宿，他的部将骆悦、蔡文景劝史朝义说：“我们与您已经死到临头了！自古以来就有废立君王之事，请您召见曹将军，共商大事。”史朝义低着头没有回答。骆悦等人又说：“你假如不允许的话，我们就归附李氏，那么您也

亦不全矣。”朝义泣曰：“诸君善为之，勿惊圣人！”悦等乃令许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将军，至，则以其谋告之；曹将军知诸将尽怨，恐祸及己，不敢违。是夕，悦等以朝义部兵三百被甲诣驿，宿卫兵怪之，畏曹将军，不敢动。悦等引兵入至思明寝所，值思明如厕，问左右，未及对，已杀数人，左右指示之。思明闻有变，逾垣至厩中，自备马乘之，悦僇人周子俊射之，中臂，坠马，遂擒之。思明问：“乱者为谁？”悦曰：“奉怀王命。”思明曰：“我朝来语失，宜其及此。然杀我太早，何不待我克长安！今事不成矣。”悦等送思明于柳泉驿，囚之，还报朝义曰：“事成矣”。朝义曰：“不惊圣人乎？”悦曰：“无。”时周挚、许叔冀将后军在福昌，悦等使许季常告往告之，挚惊倒于地；朝义引军还，挚、叔冀来印，悦等劝朝义

就完了。”史朝义哭着说：“诸位好好处理这件事，不要惊吓我父亲！”骆悦等人就命令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去召见曹将军，他来到后，就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。曹将军知道诸位将领都心怀怨恨，害怕自己受害，不敢违抗。当天傍晚，骆悦等人率领史朝义的士兵三百人，全副武装来到驿站，值宿的卫兵颇觉奇怪，但他们惧怕曹将军，不敢动手。骆悦等人带兵闯入史思明的卧室，正好史思明上厕所了，便问他身边的人，没等他们回答，骆悦已经杀掉了好几个人，史思明身边的人指出了他的去向。史思明听到情况有变，跳墙来到马厩里，自己骑马逃跑，骆悦的侍从周子俊发箭射中史思明手臂，史思明坠落马下，被他们抓住。史思明问道：“谁在作乱？”骆悦回答说：“奉怀王史朝义的命令。”史思明说：“早晨我说话失口，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。但是这样杀我太早了，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！如今不能成就大业了。”骆悦等人将史思明押送到柳泉驿，囚禁起来，然后回去报告史朝义说：“大事已经完成。”史朝义说：“没有惊吓我父亲吗？”骆悦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当时周挚、许叔冀率领后军驻扎在福昌，骆悦等人派许季常

执挚，杀之。军至柳泉，悦等恐众心未壹，遂缢杀思明，以毡裹其尸，橐驼负归洛阳。

朝义即皇帝位，改元显圣。密使人至范阳，敕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。其党自相攻击，战城中数月，死者数千人，范阳乃定。朝义以其将柳城李怀仙为范阳尹、燕京留守。早洛阳四面数百里，州、县皆为丘墟，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，与思明等夷，朝义召之，多不至，略相羁縻而已，不能得其用。

初，李辅国与张后同谋迁上皇于西内。是日端午，山人李唐见上，上方抱幼女，谓唐曰：“朕念之，卿勿怪也。”对曰：“太上皇思见陛下，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。”上泫然泣下，然畏张后，尚不敢诣西内。

前去通告此事，周挚惊倒在地。史朝义率领军队回来，周挚、许叔冀出为迎接，骆悦等人劝史朝义拿下周挚，将他杀掉。军队到达柳泉，骆悦等人害怕众心不一，便勒死史思明，用毡毯裹尸，用骆驼运回洛阳。

史朝义即帝位，改年号为显圣。他秘密派人到范阳，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杀掉史朝清以及史朝清的母亲辛氏，还有数十名不归附自己的人。叛军自相攻击，在城中打了几个月，死掉数千人，范阳这才安定。史朝义任命他的部将柳城人李怀仙为范阳尹、燕京留守。当时洛阳四周数百里，州、县城都成为废墟，而史朝义所部节度使都是安禄山的旧部将，与史思明同辈，史朝义召见他们，他们多不前来，相互之间大致仅仅维持君臣关系而已，不能为史朝义所用。

当初，李辅国与张后合谋将太上皇玄宗迁到西内居住。这一天是端午节，隐士李唐见到肃宗，肃宗正抱着小女儿，对李唐说：“朕很顾念她，你不要见怪。”李唐回答说：“太上皇思念和想见陛下，大概也同陛下顾念公主一样。”肃宗听了流下了眼泪，然而他惧怕张后，还不敢到西内去探视。

宝应元年

绛州诸军剽掠不已，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从连贼，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，辛未，以郭子仪为汾阳王，知朔方、河中、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、定国等军副元帅，发京师绢四万匹、布五万端、米六万石以给绛军。

建辰月，庚寅，子仪将行，时上犹豫，群臣莫得进见。子仪请曰：“老臣受命，将死于外，不见陛下，死不瞑目。”上召入卧内，谓曰：“河东之事，一以委卿。”

甲寅，上皇崩于神龙殿，年七十八。乙卯，迁坐于太极殿。上以寝疾，发哀于内殿，群臣发哀于太极殿。蕃官镌面割耳者四百余人。丙辰，命苗晋卿摄冢宰。上自仲春寝疾，闻上皇登遐，哀慕，疾转剧，乃命太子监国。甲子，制改元；复以建寅为正月，月数皆如其旧；赦天下。

初，张后与李辅国相

唐肃宗宝应元年(壬寅，公元762年)

绛州各军抢掠不止，朝廷担心他们与太原作乱的军队联合起来，新提拔的诸将不能镇服。辛未(二十一日)，朝廷将郭子仪封为汾阳王，担任朔方、河中、北庭、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军、定国军副元帅，调拨京师四万匹绢，五万端布匹，六万石米供给绛州的军队。

建辰月庚寅(三月十一日)，郭子仪即将动身，当时肃宗生病，大臣们不能前去觐见，郭子仪请求说：“老臣受命，将死在外面，不见陛下，死不瞑目。”肃宗将郭子仪召入卧室，对他说：“河东的事情，全部托付给你了。”

四月甲寅(初五)，太上皇玄宗在神龙殿驾崩，享年七十八岁。乙卯(初六)，将太上皇的神座迁到太极殿。肃宗因为卧病不起，大臣们在太极殿举哀。有四百多名蕃官划破面孔、割耳表示哀悼。丙辰(初七)，肃宗命令苗晋卿总摄冢宰之职。自从仲春以来，肃宗卧病不起，听说太上皇驾崩，十分哀痛，病情由此加重，便命令太子监理国政。甲子(十五日)，肃宗下诏改年号为宝应，又以建卯月为正月，其它月份都恢复旧称。大赦天下。

表里，专权用事，晚年，更有隙。内射生使三原程元振党于辅国。上疾笃，后召太子谓曰：“李辅国久典禁兵，制敕皆从之出，擅逼迁圣皇，其罪甚大，所忌者吾与太子。今主上弥留，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，不可不诛。”太子泣曰：“陛下疾甚危，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，一日不告而诛之，必致震惊，恐不能堪也。”后曰：“然则太子姑归，吾更徐思之。”太子出，后召越王係谓曰：“太子仁弱，不能诛贼臣，汝能之乎？”对曰：“能。”係乃命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二百余人，授甲于长生殿后。乙丑，后以上命召太子。元振知其谋，密告辅国，伏兵于陵霄门以俟之，太子至，以难告。太子曰：“必无是事，主上疾亟召我，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！”元振曰：“社稷事大，太子必不可入。”乃以兵送太子于飞龙厩，

从前，张后与李辅国互相勾结，掌握大权，独断专行，晚年时，二人有了裂痕。内射生使三原人程元振与李辅国结成一党。肃宗病情恶化，张后召见太子，对他说：“李辅国长期执掌禁军，皇上的制敕都从他手中发出，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到太极宫，他的罪行很大，所忌恨的就是我和太子你了。如今皇上已处在弥留之际，李辅国暗中与程元振图谋作乱，不能不杀。”太子哭着说：“陛下病情十分危急，他们二人都是陛下有功勋的旧臣，一旦不告诉陛下而杀掉他们，必然会使陛下震惊，恐怕承受不住。”张后说：“那么太子暂且回去，我再慢慢考虑。”太子出去后，张后召见越王李系，对他说：“太子仁慈软弱，不能杀掉贼臣，你能够办这件事吗？”李系回答说：“能。”于是李系便命令内谒者监段恒俊挑选勇敢有力的宦官二百多人，在长生殿后授给他们铠甲兵器。乙丑（十六日），张后以皇上的命令召见太子。程元振知道了张后的阴谋，悄悄地将此事告诉了李辅国，又在陵霄门埋下伏兵，等待太子的到来。太子来到后，程元振告诉他皇后发难。太子说：“一定没有这样的事，皇上病重才召见我，我难道可以怕死而不

且以甲卒守之。是夜，辅国、元振勒兵三殿，收捕越王係、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，系之。以太子之命迁后于别殿。时上在长生殿，使者逼后下殿，并左右数十人幽于后宫，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。丁卯，上崩。辅国等杀后并係及兗王侗。是日，辅国始引太子素服于九仙门与宰相相见，叙上皇晏驾，拜哭，始行监国之令。戊辰，发大行皇帝丧于两仪殿，宣遗诏。己巳，代宗即位。

高力士遇赦还，至朗州，闻上皇崩，号恸，呕血而卒。

李辅国恃功益横，明谓上曰：“大家但居禁中，外事听老奴处分。”上内不能平，以其方握禁兵，外尊礼之。乙亥，号辅国为尚父而不名，事无大小皆咨之，群臣出入皆先诣，辅国亦晏然处之。以内飞龙厩副

去吗！”程元振说：“社稷事大，太子万万不可入宫。”于是派士兵将太子送到飞龙厩，并且让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他。当天夜里，李辅国、程元振率军来到三殿，逮捕越王李系、段恒俊以及掌管内侍省事务的朱光辉等一百多人，将他们囚禁起来。又以太子的命令将张后迁到别殿。当时肃宗在长生殿，使者逼着张后离开长生殿，将她和左右数十人一起幽禁在后宫，宦官和宫女都惊恐害怕，纷纷逃散。丁卯（十八日），肃宗驾崩。李辅国等人杀掉张后和李系以及兗王李侗。这一天，李辅国才带着太子，让他身着素服，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，讲述太上皇驾崩以后宫中的一系列变故。并且伏地哭拜，太子这才开始行使监国的权力。戊辰（十九日），太子在两仪殿给大行皇帝发丧，宣读遗诏。己巳（二十日），唐代宗即位。

高力士遇到大赦，返回京师，到朗州时，听说太上皇玄宗驾崩，放声大哭，呕血而死。

李辅国自恃有功而更加专横，公然对代宗说：“陛下住在官中就可以了，外面的事让老奴处理。”代宗内心忿忿不平，但因李辅国正掌握着禁军，